

我想与你

共度

是今
SHIJIN
著

余生

这个世界上，
能让她放下一切心结，
心甘情愿，甘之如饴，
约下一生一世的人，
唯他而已。



聂修

· 尖端生物制药研究专家



佟夕

影视公司实力策划师

佟夕有一千种不想结婚的理由，
聂修就有一万多种求婚的方法！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我想与你
共度余生

是今
SHIJIN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想与你共度余生 / 是今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
文艺出版社, 2018.5
ISBN 978-7-5594-1901-9

I. ①我… II. ①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78960 号

书 名 我想与你共度余生

作 者 是 今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黄 山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罗妍瑜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mm×1230 mm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,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901-9

定 价 34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这个世界上，
能让她放下一切心结，
心甘情愿，甘之如饴，
约下一生一世的人，
唯他而已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/001

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

第二章 /014

不想再见到你

第三章 /032

留下的会是美好的回忆

第四章 /053

浍镇是座充满故事的城

第五章 /066

初次见面，我喜欢你

第六章 /079

悄然埋下一颗种子

第七章 /098

耐心等待种子的发芽

第八章 /109

开始担心，也开始害怕

第九章 /127

春瞳

第十章 /143

阴差阳错的误会

第十一章 /158

危急时刻第一个想到的人是你

第十二章 /174

要对救命恩人好一点

第十三章 /188

迎接新年

第十四章 /206

渐渐习惯你在我身边了

第十五章 /225

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了

第十六章 /240

生日快乐，我回国了

第十七章 /258

你这样真是很讨厌

第十八章 /277

七七，我们约个金婚吧

番外 /292

我想与你共度余生

第一章

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



清晨六点半，莫斐被手机吵醒，迷迷糊糊看到屏幕上的名字，眼皮一跳，愣了愣。

这人已经两年没有回国，忙成了隐形侠，春节期间莫斐想给他打个电话问候一声，也是十次有八次找不到人。今天他主动打电话来，而且是一大清早，必定是有急事或是出了事。莫斐匆匆接通电话，听见熟悉的清冷声音：“我记得你上次说过，和你女朋友分手后又复合？”

电话里的声音虽然有点哑，语气却一如既往的冷静镇定，不像是出了事。

莫斐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

奇怪，这人从来不八卦别人的私生活，当然，也谢绝别人八卦他的，怎么一大清早就问这个？

“怎么挽回的？”

难得这位大神居然有纡尊降贵来请教问题的时候，莫斐顿时便来了

精神，抱着枕头兴奋地说：“打电话道歉，发微信送红包，买礼物送花，接送上下班。怎么，你谈恋爱了？被分手了？谁啊？”

聂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直接跳过他的八卦话题，问了下一个问题：“如果联系方式都被删除了呢？”

“那挽回的难度就比较大了，她把你拉入黑名单了？”

聂修沉默了两秒才说：“是我把她……”

莫斐愣了一下，不确定地问：“你说的是佟夕？”

“嗯。”聂修回答得很快，没有迟疑。

莫斐没作声，停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如果是佟夕的话，你就自求多福、听天由命吧。她姐出事后，她就放弃了结婚的打算，现在我姐又离了婚，她连恋爱都不想谈了。”

莫斐的双胞胎姐姐莫丹，也是佟夕的好友，最近刚刚和沈希权离婚。

聂修沉默两秒，沉声说：“我有十四天假期。”

莫斐嘴角一抽，不客气地说：“十四天假期很长？挽回我那不谙世事的小女朋友，我都花了一个半月好不好？别以为你是学霸就什么事都能搞定，那也看是什么事啊，老大。我那女朋友顶多就是仪琳小师妹，你这可是灭绝师太级别的……”

莫斐话没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莫斐拍了下脑门，忘了这人护短。

就算是分了手的前女友，聂修也不让人说她一点不好。当初两人分手的时候，流言满天飞，傅行知不了解内情，替他打抱不平，就说了一句佟夕有什么好，他立刻翻脸走人。自此，几个朋友不再在他跟前提“佟夕”这个名字，视为禁忌。

可是，莫斐刚刚说的也是实话啊。短短十四天想要挽回一个既不想结婚又不想谈恋爱的前女友，尤其是两人分手时还是他主动提出分手的，这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！

早上七点钟。

保姆从花圃里剪了几枝含苞待放的蜡梅回去插瓶，路过餐厅门口，

看到已经摆上去十五分钟的早餐还没有被动过的迹象。

半夜两点钟赶回家的聂修站在窗前，寒冬腊月里只穿着一件衬衣，脊背像雪松一般挺拔。

即便是暖气充足的房间，恐怕早饭也有些凉了。保姆走到跟前，关切地问：“早饭我给你热一热吧？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聂修把半截烟摁熄在水晶烟灰缸里，离开餐厅上了楼。父母都没起，二楼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音。这是位于梅山脚下的一栋私人别墅，每年冬天，聂振夫妇便来此居住，方便泡温泉。

屋内暖气太足，聂修推开了卧室的半扇窗。即便是萧瑟寒冬，入目依旧是郁郁葱葱的绿色，往事夹在若有若无的梅香中，像烟一般在脑中飘。很多事不是说忘就能忘，也不是想忘就能忘。曾经被他亲手删除的电话号码其实还在脑海中留存着，物理的删除方式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把戏。

他最近陆陆续续拨过那个电话号码数次，每一次都是“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”，不是停机，也不是忙音，显然，电话号码还保留着，她只是不再用。

早上七点半，星园小区。

佟夕像无数个清晨一样，在厨房准备早饭，苛求完美的性格在照顾四岁的佟桦时，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面包、牛奶、水果蔬菜小拼盘，既保证营养全面，还要兼顾可口美味。

她在忙碌中，厨房料理台上的定时器响了，三分钟到。

她从锅里捞出两只鸡蛋，放入凉水中浸一下，拿起来的那一刻，脑海中闪过一个人的影子。和一个人谈恋爱，多多少少会被对方影响。那个人时间概念极强，做任何事都会规划得井井有条，包括煮鸡蛋的方式，都像是按照设定的程序进行——将水烧开之后关火，让鸡蛋在热水中焖三分钟，这时候鸡蛋里面的蛋黄刚好凝固成一种合适的口感，既不老，

又不嫩。

他们在一起时，他的很多习惯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她的生活。还比如，他做完饭，所有的东西都要原封不动地放回到橱柜里，料理台上干干净净，什么都不放。于是她的厨房也一尘不染。

这些受他影响而养成的小习惯时常会提醒她，让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他，这让她十分不快。她的本意是想要彻彻底底、永永远远地忘记他，甚至做梦都不要梦到他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她昨夜还梦到和他在浠镇的石桥上观星。

早饭准备好，她去叫醒佟桦。

小男生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，嘟着嘴说：“我还没睡好呢。”

佟夕揉了揉他睡得乱糟糟的头发：“动作快点，吃完饭，我送你去许延家。”

听见许延的名字，佟桦立刻精神抖擞地从床上蹦了起来。

许延是佟夕堂哥佟鑫的儿子，比佟桦大一岁，两人上同一所幼儿园，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一周前幼儿园放了寒假，许琳琅邀请佟桦去家里和儿子做伴。佟夕早上送他过去，晚上下班再接回来。

佟夕明白，这是许琳琅在变相地帮她。不然的话，她就要找一个临时保姆来看着佟桦。

早上八点钟，许家。

许琳琅一大清早就和儿子吵了起来。因为放寒假，她给许延安排的钢琴课有点紧，惹怒了小朋友。

为了缩短和妈妈的身高差距，壮大自己的声势，许延赤脚站在沙发上，义正词严地说：“你不是经常对姥爷姥姥说，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做主吗？那我的人生，我也自己做主！我不想练琴，就像你不喜欢相亲，不喜欢结婚一样！”

许琳琅被噎得两眼冒火，想要揍人。她的手还没抬起来，许延仰着漂亮的小脸提醒她：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我姥爷在楼上。”

许琳琅将张开的手指默默地握成拳——我忍。

有个聪明的孩子自然很让人骄傲，可是，太聪明了也比较难管。许琳琅每每吵不过儿子的时候，都会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吐槽他那个亲爹：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倔起来和他爹一个样。

就在母子俩斗成乌眼鸡的时候，佟夕和佟桦来了。

许延如见救星，扑到佟夕的跟前，叫了声小姑姑，飞快地拉着佟桦就开溜了。两个小孩叽叽咕咕地跑上了楼梯，跟两只离了笼的小鸽子一样。

许琳琅一边指着沙发请佟夕落座，一边用手掌抚平因为发怒而拧巴了一早上的皮肤，表情十分感伤：“有了儿子，我就从女神变成泼妇了。”

佟夕忍着笑意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绝对没有，你还是女神，泼辣的女神。”

许琳琅被逗笑了。

保姆端了茶水过来，佟夕接过杯子捧在手里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琳琅姐，我有件事想要麻烦你。”

许琳琅和佟鑫闪婚闪离，佟夕只来得及叫了几次嫂子，此后再见面，便改了口。

“什么事，你只管说。”

“我春节期间想要去一趟芦山乡，让佟桦在你这里住几天，等我回来再来接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许琳琅一口答应：“行啊，我求之不得呢。有了佟桦，许延也不会天天缠着我了，今天晚上你就别来接他了。”

“谢谢琳琅姐。”

“客气什么。你不是一个人去吧？”

“不是，沈希权说还让陆宽开车带我过去。”

许琳琅见过陆宽，那是个英俊寡言的退伍军人，沈希权的司机，身手了得。去年也是他陪着佟夕去了一趟芦山乡。

许琳琅忍不住打趣：“你俩朝夕相处一起过春节，没发生点什么？”

佟夕失笑：“琳琅姐，你以为是惠特尼·休斯顿的音乐剧《保镖》呢？我哪有那个心思。再说，别说是陆宽，就是安迪站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动心的。”

安迪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的男主角，这部影片是佟夕最爱的影片，她看了无数遍，几乎台词都能背下来。

许琳琅笑意盈盈地问：“那要是聂修呢？”

佟夕垂下眼帘，手指在茶杯上蹭了蹭，微微笑着说：“你不提，我都忘了这个人了。”

许琳琅伸出两根手指，将她的下颌托起来：“看着我的眼睛。”

佟夕眨了眨眼，一本正经地问：“你的眼睛是测谎仪吗，许总？”

许琳琅扑哧笑了。

佟夕担心这个话题继续下去，自己招架不住，连忙起身告辞。

许琳琅也要去公司上班，开车顺路送了佟夕一程。

上午八点五十分，佟夕刚刚进了公司，就被前台小姑娘叫住，说是有人给她送了东西过来。

佟夕还以为是快递，却看见她递来一个松木色长纸盒，打开，里面躺着几枝蜡梅，含苞待放，香气扑鼻。

花枝像是从树上新剪下来的，透着股寒气。佟夕问：“有快递单子吗？”

前台姑娘说：“不是快递，是有个男的亲自送过来的，还问了咱们公司几点上班、几点下班。”说完，她又补了一句，“哎呀，人长得好帅。”

影视公司最不缺的就是美女帅哥，他们公司签约的艺人里面不乏各色美男，这个送花的男人，居然能让见惯帅哥的前台姑娘花痴，也是不容易。

佟夕戏谑地问：“你没有偷拍一张照片？”

前台姑娘摇摇头：“我倒是想呢，不过，他气场太冷，眼神挺吓人的，我没敢。”

漂亮女孩儿被人送花追求是常事。大学里还好，众人都知道佟夕有个男神级别的男朋友，无论是能力、学历、外形，还是家世，都碾压别人十八条街，没人自不量力地去碰壁。直到大学毕业进了公司，她才陆续收过几次花，大都是玫瑰，这是第一次收到梅花，而且送花的人还没有透露姓名，倒是稀罕。

花枝下有一张秋香色卡纸，上面写了四行俄文，是普希金的一首诗——

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，
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，
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，
有如纯洁至美的精灵。

佟夕原本是一点都不好奇送花人是谁的，因为早就断了恋爱的心思，但是，此刻，被成功地勾起了好奇心，因为没几个人知道她懂俄语，喜欢诗歌。

她微微蹙眉，这会是谁呢？

上午九点四十五分。

傅行知从车库上到一楼大堂，正准备换乘电梯，一抬眼看见旁边站着个人，手里的车钥匙差点掉到地上。

抱臂靠在花岗岩墙柱上的男人往前走了两步，拍拍他的肩：“当老总就是好，快十点才来上班。”

傅行知又惊又喜地瞪着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

聂修笑了笑：“今天。”

如果聂修不说今天的话，傅行知会马上跳起来：老子和你二十多年的交情，你为什么不马上来找我，居然还隔夜再来找！信不信以后老子天天请你吃隔夜饭、隔夜茶。

傅行知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两眼放光地看着许久不见的好友。这个在国外从事尖端生物制药研究的人，是不是服了什么灵丹妙药，长途飞

行居然没有一丝倦意，真不是人。

傅行知这种直勾勾、火辣辣的目光，非常容易让过往行人产生误解，聂修将他扯进了电梯。

秘书正在焦头烂额地接电话，乍然见到老总笑得像一朵鲜花似的从电梯里出来，惊得手里的话筒差点掉落。这位奇葩老总经常迟到早退也就算了，每天到公司都是一副“老子不想来上班，老子挣钱都是为了给你们这些员工发工资”的臭脸。

见惯了他板着一张脸，突然看到他笑靥如花的样子，秘书惊吓之余，产生了浓烈的好奇心，壮着胆子看看让老板笑靥如花的到底是何方神圣。

傅行知脾气臭归臭，人也是真的帅，然而，他身边这位比他更出挑，容貌忽略不说，单看气质，便让人侧目。

傅行知路过秘书的办公桌，脸一板，扔了句“送两杯咖啡进来”。说完，他转瞬又露出笑靥如花的笑脸，转向了他身侧的聂修，两种面部形态的转换速度之快让人咂舌。

秘书的目光一路追随着两个英俊的男人进了办公室。嗯，今天的受气份额因为这份眼福也值了。

两年没见，傅行知正打算好好地叙叙旧，聂修却跳过了这一步骤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有两件事要拜托你。锦程的房子给我留一套朝向好的。”

傅行知爽快地说：“行，要多大面积的？”

聂修说：“五六十平方米吧。”

“你要这么小的干什么？”傅行知不解，聂家有钱，别墅也买得起。

“不是我住。”聂修接着说，“还有件事，香樟园有套房子，麻烦你找个人出面买下来，回头再转到我的名下。”

傅行知更加不解：“什么意思？买房还绕一个弯儿？你钱多喜欢交税？”

聂修直说：“是佟夕家的房子，凶宅，卖了两年没卖掉，也没人敢租。我不想让她知道是我买的。”

傅行知愣了一下，旋即便明白了聂修的用意，他买下香樟园的房子，好让佟夕有钱去买新房。锦程是傅行知公司开发的楼盘，实验小学在小区里设了一所分校，目前十分抢手。佟桦再过两年也该到上小学的年纪了。

傅行知啧啧一笑：“这么有情有义的前男友，我头回见。”

聂修默然片刻，平静地说：“把那个前字去了。”

傅行知瞪大了眼睛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们复合了？”

聂修摇头：“暂时还没有。”

傅行知那时在外地念书，不清楚两人分手的内情，只知道分手是聂修提出的，其中缘由，聂修闭口不谈。时隔三年，今日难得有机会，傅行知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你们当年怎么回事？”

聂修垂眸沉默片刻，很坦然地说：“我当时脑子进了水。”

爱之深，责之切，导致失去理智，也失去智商，铸成大错。

要不是亲耳听见，傅行知打死也不会相信聂修会这么评价自己。他掏了一下耳朵，确认自己没有幻听。聂修简单的一句话，把什么都担了下来，但是，具体原因，还是没说。

傅行知和他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知道他不喜欢心思外露，也就不再打探，拍拍他的肩，祝他好运，又问：“晚上一起吃饭？”

聂修起身说：“晚上有事，回头再约你。我回去休息，你忙你的，不用送。”

车子开到星辉大厦附近，刚好是个红灯，他看向那座楼顶支着一颗星辰造型的大厦，微微蹙眉。其实，对于复合，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，迎难而上是他的强项。

春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，众人已无心工作，整个公司都弥漫着一股放假的气息，尤其是外地的员工，脸上全都写着四个字：归心似箭。

上午十一点钟。

佟夕在茶水间碰见策划总监，问起春瞳的那篇《雪井》，老板究竟什么态度。作者投稿过来好几个月了，到了终审这一关卡了许久都没有结果。

随着 IP 火热的风潮，公司每天都接到如雪片似的投稿作品，经过几轮挑选，送到魏总监这里的也不计其数。

不过，这篇稿子魏总监印象较深，佟夕一提，他就说：“稿子的内容和质量都是挺不错的，可惜，数据不够，公司还是希望能做大 IP。再者，现在提倡家庭和谐、生二胎，这篇稿子的内容却涉及女权、家暴、婚姻法第二十四条这些比较敏感的东西。所以，老板比较犹豫。”

“您说得对，不过，这样的题材具有现实意义和批判精神，可以引起一些反响和反思，比如……”佟夕列举很有代表性的几部影片。

“这个，你也知道咱们的审核制度……”

佟夕看着总监为难的表情，干脆地说：“那我回绝算了。”

她一痛快，魏总监又犹豫了：“嗯……再考虑考虑。你就跟她说公司放假了，年后再说吧。”

佟夕只好笑笑说：“好的。”

回到办公桌前，她点开 QQ，作者春瞳的头像是灰的，签名三年不变：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这是《红楼梦》结尾的一句。

她在对话框里敲了几个字，却又一个一个删掉，然后将 QQ 最小化，挂在了右下角。

窗外天光灰暗，据说今日有雪。

她捧着杯子，有点走神。放在电脑旁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，是微信有个来自远岫影业的添加好友申请。

因为工作关系，她的微信联系人几乎全是各个影视公司、播出平台或是作者、出版社、经纪人。看到这个名字，她毫不设防地点了通过，奇怪的是，对方加了她，也不说话。等了半分钟不见动静，她把手机放在一边。

十分钟后，一无所获的“远岫影业”将手机扣在腿上，右手捏着眉

心。佟夕的朋友圈全是工作，公司新戏开拍、艺人宣传、平台播出……基本等于一份中国电视报，个人生活，只字不提。

上午十二点钟。

佟夕和同事一起去吃饭，在餐厅里抽空给莫丹打了个电话，问她的失眠好点没有。

莫丹和沈希权离婚，佟夕心里充满了歉疚。如果当初聂修不是为了追她而提议莫丹去浠镇写生，莫丹也就不会认识沈希权。

许琳琅说：“我佩服你这种把什么责任都担到自己肩上的勇气，但是又不是你包办了他们的婚姻，你内疚什么？”

许琳琅说得很有道理，可佟夕还是忍不住内疚。

吃过饭，佟夕和同事从餐厅回来，又收到一束花，不过，这次是花店送来的黄色玫瑰。

佟夕隐约记得黄玫瑰是道歉的意思，脑海中过了一遍，似乎最近没和什么人起冲突。花中有一张秋香色卡纸，显然送花人和早上的是同一人，纸上也写着一首俄文诗，叶赛宁的《白桦》。

这首诗对她来说，有点特殊意义。她还未出生的时候，在安娜的肚子里特别活泼好动，佟国安和安娜坚信这一胎是个男孩儿，早早就想好了名字叫“佟桦”，取自《白桦》，谐音童话。

谁知道生下来是个小姑娘，佟国安觉得佟桦这名字不适合女孩儿，便给小女儿重新取名叫佟夕，因是七夕那天生的，乳名叫七七。

多年后，佟春晓生下佟桦，佟夕升级当了小姨，喜不自胜地给聂修打电话报喜，顺便讲了佟桦名字的来历。

聂修听罢，问她：“若是你姐生的是个女儿呢？”

佟夕也没多想，随口就说：“那就留给我儿子用啊。”

聂修握着话筒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儿子姓聂行不行？”

难道送花的人是他？这个念头在佟夕脑海中一闪，转瞬便被推翻。

他此刻应该还在英国，即便是回国探亲，也绝对不会和她联系，更

不会送花给她，毕竟当初是他提出的分手，而且态度很坚决……

“我们之间到此为止，我已经删除了你的所有联系方式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骚扰我。”

她记得特别清楚，他用的不是联系，而是骚扰。这个词仿佛一把剑刺在她的心上，以至于，这一场分手，比她想象中要疼得多，伤口久久不能愈合。据说初恋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一，他们两人先是异地恋，后是异国恋，分手仿佛是情理之中。

她时常会想，如果分手的时候他态度好一些，或许她此刻早就云淡风轻地释怀了，不至于每次想起来，都觉得心口疼。

不明来历的蜡梅和玫瑰在暖气的熏蒸中，散发出更为浓郁的香气。

心宽体胖的同事趴在桌上午休。佟夕没有午睡的习惯，盯着那两张秋香色的卡纸一动不动，很遗憾的是，俄文让她无从辨认笔迹。

因为父母过世很早，她不喜欢和别人聊自己的身世，很少有人知道她出生在海参崴，十一岁才回国。知道她懂俄语又很喜欢诗歌的，除了家人，便是她熟悉的朋友。前台小姑娘说送花的是个男人，这范围就更小了，她思来想去，觉得只有三个人：堂哥、沈希权和聂修。

堂哥最近被调到外市挂职锻炼，应该不会是他，一来他相貌没那么出色，不会让前台小姑娘夸赞；二是，他从来不走文艺路线，每日和金钱打交道，送人礼物通常不是纪念币便是黄金，是个很务实的人。

沈希权在生意场上浸淫多年，养成八面玲珑的脾气，见陌生人永远都是笑容可掬、春风拂面，尤其是面对异性，更是风度翩翩，十足的绅士风范。当年，莫丹对他近乎一见钟情，便是被他的表象迷倒。而前台小姑娘说，送花的那人气场很冷，眼神吓人，最符合这个描述的就是聂修。

他和沈希权恰恰相反，对熟悉的人温文尔雅、和煦可亲，对陌生人，从眼神到气场都透着漠然高冷的气息，周边空气仿佛都写着四个字——生人勿近。

只是，两人分手后，断得十分干脆彻底，互相拉黑，互相删除一切联系方式，就连共同的朋友——莫斐和莫丹，都很有默契地不在她和聂